藍泉集

下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六三九四號
七四函
五架
三冊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二六三九四號
二〇六函
一一架
三冊

詩集文集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394
冊數		3 (3)
函號	206	222

藍泉集巻下

周陽徳府教授　役觀興山　著

助教　竹村晋士明

訓導　本城訥伯毅同校

訓導　御座章子相

序

賀紫巖先生序

紫巖先生督學鳴鳳館之十二年而齡一甲子設筵其庭則館下青衿鷺列雁行各好其音余固方外一鶬鶊雖乃假泮林之枝啾啾其音又何可聽者無已

乎請陳鳳鳥説以供其歡焉吁戯乎鳳爲鳥人誰不
知其奇瑞而爲聖代標幟者鳳有七德戴德義而負
仁信履文武與禮焉美則美矣然庸諸朝儀則不可
以與雉雁同贄而供士大夫充之庖厨則不可以與
鶉鷃並炙而供王公侯腈耶固不如鳩而司晨耶固
不如雞抑爲玩弄耶又不如鸚鵡能語而倉庚能歌
鳳果爲無用長物自馬上秉政凡其經緯邦家網羅
人民使不動揺者皆在武斷而不必假夫鳥師氏以
羽族紀官政者當斯時學士爲鳳鳥者久矣然論至
化則以夫六像九苞爲口實而雉鴈鶉鷃不與焉斯

雖乃長物亦不得不爲聖代標幟焉今學士不亦國
家標幟乎其行藏殊功者姑置之苟使佗方仰國光
窺德輝者不於簿書期會吏而於操觚挾策者雖不
我以亦斯道之尊天下也溯而論之子輿氏鸞擧于
戰國際不與蘇張孫呉嚇一腐鼠退脩羽儀其音喈
喈于今日不惟此已獨立杏壇上而垂憲章于今古
者誰也雖上卿季友先鳴于兩社間而爲公室輔能
得使後世贈袞冕加謚號尸祝尊崇如玄鳥氏亂乎
謂之人中鳳亦弗誣矣鄒與魯藉重二夫子而揚光
輝者不少鳳果非長物焉蓋我藩三張文旗而鳳館

始出云始之 曹源公好斯文乃聘師賓于千里而購奇書于群方苟使良弼相和則何惟潁川致奇瑞者惜夫無人羽翼焉者次之國鳳山亦群居于燕雀中而鶲音孔揚然鳴鶴在陰而無應于上乃先生自㬐髮有意于一鳴驚人則西棲息于長津東翶翔于武江拮据極勞歸木鐸其業于府下者凡二十年而今得以藥學舍聚生徒聯翩雜還于其中者不亦時乎然自旁觀之館與吾人皆殆長物則先生竭力其教亦殆長物然苟使斯民惟飲啄是謀而無名教則不鴟鴞食母者殆希雖乃不假鳥師氏其鳥合鷄列不至鷹隼相擊者實鳥跡力居多誰得長物嗤之夫鳳者神鳥也時而顯時而隱其形有亡未可測則其壽脩短亦未可測焉况諸九皐鶴啄遍雞群而誇大年則何其霄壤是或足以為今日壽邪若夫 君儲潜邸業已有聲于戴德義而負仁信文武與禮皆履之而其著撰足以供五鳳樓斯不惟為先生壽之亦為國家壽之我與二三子姑决起榆枋間以待其化己壽其有窮已哉

贈龜元鳳序

自闕而東其轅者靡不稱筑有龜夫子焉自洛而西

其贖者靡不稱備有拙齋翁焉備與筑相距千有餘里而以國都數者何啻數十其握金印紫綬而誇爵位于朝班者幾多踞倉廩府庫而鳴豪富于都市者幾多夫惟學德文章歷歷手僂指二子人生至斯嗟亦難矣生不冀萬戶侯而要一識韓尚德哉古之人也余辱龜夫子知遇二十年于今而不衰獨奈無一紹介于拙齋翁何毎乃人自三備來未嘗不曰斯翁亡恙歳辛亥龜夫子長郎年僅十九裹三月糧翩然東其才性文辭足以爲名家冢嫡余滯諸府下累旬臨別貽之隻言曰勉哉郎君道者弘矣大矣辟諸黃

河自崑崙降苟溯其源無適非道乃滯其流邪洙泗斷斷以孔子聖與三代古旁求博搜惟日不給如之何封畛相限不肯求多自狹之爲以我夾關洛際學士負擔其裝而往來者歳不降十數人若士大夫若處士若浮屠氏才與藝各異其面而未嘗有無一裨益者今子與吾均是物家餘流前者唱于後者答喁所謂同則有之而和則未抑拙齋翁邪濂閩正統而道德根元以質行長者稱于遐邇所謂求多孰若焉聞諸輿人口翁於弟子先躬行而卑浮誇諄諄善誘雖乃無賴惡少年一窺門風則無不爲鶡變音者果

有之邪古所謂施于有政者非邪自世趨澆漓人離
樸亦久矣雖嚴令酷法驅之三尺或有不從者抑何
所施而獲斯聲于三備閒不云虚憍徒乎苟挾才執
則高已百尺樓而卑人螻蝗甚至任誕放縱姑假豪
舉以逞淫惡使人曰古學疾人豈謂物家學苟弘才
識躬行不必責邪當夫物子徇學世所謂學者躬行
有餘何所不足而知塗塗附者乃一家學經濟文章
補其所乏亦惟求多己彼一時此一時物子而今在
則誠躬行其過朱子亦不可知焉家先生不云乎崇
德義者在厲性行抑何其言切于今日吁乎噫望之

魁岸通之忠實以狂自許而不敢失紀律愛才無已
時颯爽其姿伉慨其志恍惚嬉寐二十年于今不知
其父觀其子雖乃彀而未雄飛何其似乃翁之甚以
斯其才毫無驕色居府下累旬無一行陷輕薄者雖
老朱學者何以加諸豈自先生厲行一語中來邪人
極不可皮相以我修古文辭語或豪爽四方士儘疑
其豪覞有負者於心自耻千里駒駸駸日上狐疑其
有蹈襲病亦不可知焉略驪黄而取神駿誰謂拙齋
翁不如九皐氏侍其坐偶必叩兩端而竭則有多聞
可識者不出數年余亦瞠若其後則識韓願可或達

焉唯其有之併斯陳之已

贈廣陵加藤生序

兵爲危道人誰不知即賭身命于寸鐵競生死于尺地聚則雲霧散則風雨臨機應變倏忽于眉睫間而今兵家者譚之席上舌鋒以代矛戟雖乃八陳五花與魚麗鸛鵝兵之其前所謂機變不可得而竭則要不過偶人而戰之梧上焉善哉加藤生譚兵也其言曰軍有禮兵有法進退周旋事物有目吾姑論之槪略已至所謂韜畧則實存其人加藤生者廣陵人其先從加藤侯伐韓有功因賜之姓以華後冑侯家顛

沛來客于藪遂爲之臣頗稱膴仕云嗚呼加藤侯非世所謂鬼將軍者乎即韓之役以八道兵與朱明援蜉蝣聚而蚊虻圍即將軍偏師入不測地一皷之無向不破彼豈不挾而所傳來韓彭孫呉兵書來乎獨無奈鬼將軍不必讀破韜畧提一劔截隻耳築之京觀者何即其將將者豐太閤邪又自匹夫起鞭箠六十州而使之猶不敢逞斯伐三韓而朝食實我隆準公哉而其於書亦殆溺儒冠兵不必書於斯乎可見焉然則兵書其可廢邪曰何必然事不可如斯其限今夫一勺水附之轍鮒則不過呴濡相濕若夫神龍

邪不崇朝而雨諸四海滂沛乎汎瀾乎無之能測兵書於人亦然焉服君子受之其父適足以殃身而留侯子房則一素書以闢漢數百年基以其餘用之身倒勁敵踏畏途歴數百艱不敢敗以王者師終其身生豈不曰苟在其人則一冊子可以横行天下而非其人邪曾覆瓿是不足若要必爲其人豈一冊子所能爲故曰姑誨槪略已斯生所見者邪不然以其先所傳來與其身所傳搜集而大成不必秘之動叩兩端竭之故悖世兵家者流十襲自珍焉者乎必不然矣役子曰生兵學於斯乎其大不可勝而言焉世兵家者流尊大其學之愈小何以知生小其學之爲愈大乎何則其學始武而入文抽繹而及道自古所謂良將以是其選世兵家者論兵于兵而生則論兵于兵外如斯而兵學不可加焉弢弓以來人不耳目兵器亦久矣雖乃武備不可廢誰左櫜鞬右鞭弭叩控凶器于升平者先王託之獮狩亦有時政不可以復古假使無兵家學則武弁子恐併武器名目殆不知焉兵家學豈可廢乎且知坐論爲坐論則坐論不或陥坐論而韜略可得而用焉亦唯一勺水雨諸四海亦在其所用如何耳生來弊邑客于熊氏往見之則

甚口俠談落落烈丈夫哉坐間扼腕以及其學軍旅事吾未之學姑書以舉其大者已

禪月樓集叙

詩猶幻夢邪寄興象乎恍惚際託情致于思想中如有如無其趣勢歸乎不可得而摸索者其惟詩邪南柯睡耶鄲枕數奇者寓不遇歎于其言以芻狗冠冕富貴者喻寓淺矣若乃雲師游華胥亦庶幾無爲以爲治世資列與莊姑籍口家言已獨不聞大雄氏得大覺者乎即開目乎混沌未分之前而窮之天地蕩燼之後上自有頂下至阿鼻六趣四生所存無不徹底者世以山河大地爲實有者一聽其説誰不驚省爛爛精熒所謂正法眼藏傳至今日幻菴禪師不亦其徒乎禪師於禪我不知其與慧可慧能如何而其詩有過焉者可以樂可以憂可以喻可以怨天堂樂土湧出其前叫喚地牢現在其後山河草木森羅萬象無貌不似無擬不類縹渺焉如浮雲流水之無累礙瀏亮乎如天樂仙奏之有餘韻優曇鉢華之甐其葩迦陵頻伽之和其聲粲粲然眩于目洋洋乎盈耳哉是禪師之爲詩也夫禪師所見山河大地皆歸之空則何以其類幻夢者切切乎自樂之爲抑有説唯

佛與佛業已脫屣乎三界表不復牽縁人間何若六
趣四生諄諄説之茍非注意于斯則其慈悲亦難鴻
庇邪安知不今所若爲後樂而煩惱即菩提焉是則
圓融法門斯道壼奥過斯以往談何容易宜矣禪師
於詩矻矻竭力不特遊戯三昧而其爲詩不必作華
嚴頓大雖乃第二乘聽之不至如聾啞焉最上乘聽
之孰爲非梵音焉是其慈悲平等布諸大千世界無
不樂聽者唯禪師詩爲然雖然一水四見人與魚姑
言我見而其瑠璃境界則禪師所特得而吾不與焉
斯集所題目者禪月樓邪禪月大師以詩鳴于唐禪

師豈其所嚮往邪吾未之知而樓則在筑石筑石古
稱大都會都督府屹乎中古而古帝王之卜王舍城
州豈傳古闕于遐邇博津集商舶乎華夷其它函崎
松林櫑日文杉名蹤奇跡更僕何竭要之其爲幻夢
久矣抑菅公之爲調雋大臣也文彩風猷獨步古今
而爲湘纍于海西古人亦有斯寃邪乃禪師不亦曾
篆視大伽藍乎當厥時世諦萬變比諸六度修苦則
苦樂憂嬉雖禪師亦所不免蕟之吟哦以泄其蘊時
與物併夫古跡皆爲幻夢而其所不朽者言邪皎皎
盈尺珠自四禪天上而墜拾之衣裡則本来面目蔽

而不隱涅而不緇得之幻夢中累累載箇不唯象罔於赤水斯為是集然則斯集學尼寶珠雨之世間併夫昭昭靈靈者亙萬古不朽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若乃余則鄭人之認蕉鹿採之夢寐未已乃作之序亦所謂癡人說夢已禪師其笑置諸

記

樹榛園記

不覆厥地而想像厥勝不察厥實而藻飾厥言作者所不敢者即作者所不敢而作之者不惟 君命難拒抑有故矣蓋自從我 公為 世子在都邸有聲

于好斯文尋入我邑暇則使文雅士獻筆蹟多以古聖賢所垂誡者微意所存可得而推焉今以樹榛目厥園而命之記者亦其餘意云蓋樹榛者詩鄘風定之方中語邪其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為詩者序之美衛文公土木功得其時也時者何也言於農隙而不妨民功也夫城郭宮室人君所以藏身之固而不可一日缺焉雖乃鞭箠人民使之可也而不敢然必於農隙者豈不藏身之固民莫重焉而金湯抑其次邪其二章云景山與京降觀于桑苟為游觀則其撰可以止名山水娛耳目者而撰其宜桑急民事者

非邪其卒章云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急于民事也夫
天視斯民非有尊卑親疎均之一赤子已其所能養
赤子而撫綏愍恤者謂之天子諸侯謂之大夫士能
其術謂之經濟謂之仁要之不出爲民父母已自古
聖經賢傳誡君重民不一而足爲此故也衛文公大
布衣大帛冠訓農通商敬敎勸學於傳載之乃詩人
所以有斯言也今推我公所意豈不謂吾非惟目
其園亦遵其義焉不然以東都廣大名勝奇跡不遑
枚擧雖乃園不要瓌偉亦無奇樹嘉木表之名者乎
乃不取諸斯而取諸彼微意所存可推而知焉定之

方中詩也我公所好亦詩也詩之爲道又一治具
也通於人情達于事變民之疾苦亦可由而知焉試
觀豳風所詠蚩蚩賤業如目睹不其然乎吾旣欲我
公躬其詩俾欲使其民歌之德焉詩三百多出于
田畯紅女口吻田畯紅女雖至蠢愚不可欺而歌之
其惟自中心發口吻而後其德可得而觀焉今斯園
所在者東都也其所取義者我邑也公在斯園而
不忘其民猶其民在斯邑而不忘我公焉其述職
在東上焉朝家典禮儀有軌範次焉群侯會同肅有
威儀暇日或二三同好宴處斯園即問在邑何所樂

焉則南風薫以解民慍者無乃非其咎耶樹之榛栗爰伐琴瑟斯其具耶善哉宗藩村侍講撰之名也它人有心我忖度之姑言弘其義已若夫我為公所賦者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冀我公有焉

峨洋園記

峨洋之為園也在路寝東北而接岐山麓焉東而仰之則岐麓之窈邇其側而数千松標之蓊欝其中假以旭日朝霞而積翠層靄葱葱乎紛紛乎自翠亭墜園中者殆如車蓋隨颺轉焉斯謂翠亭暁望即十勝一也顧而南嚮乃士太夫第區所臚列也以其立下

風無有簷牙屋角遮目境者庭柯園竹僅抽其杪俄而観之安知其不平平乎一曠野焉有蟠松違頻尺五盤結欝茂垂龍髯虬鬚于園表者是即南庭蓋松西之公館巍巍如鳥斯跂踰重椽累甍而迥表乎天際者其熊嶽平峰諸山耶富春峰居其最遠栗烈中幾為油雲所繚纒時露其巓皚皚乎見一姑射于圖畫斯為富春餘雪北有峻嶂盛夏炎日披北牖則晴嵐凉颸自千仞上而來所謂北嶽晴嵐是也蓋公館東北為便殿又東北為荷亭臥室也又東北為蘭齋書齋也委蛇曲折愈曲愈出有書庫曰酉洞充棟汗

牛四部書皆具焉雖乃便殿至書齋委蛇曲折區別其戶至其所前則一園已園中有假山其崇足以仰止雜樹翳薈間以奇石一丘一壑天工人其代之有石梁穹隆乎架崖亡石路皆徑漸近自然池水其源自梅陂而出灑瀰園中馥郁氣與清冽相發其廣可以容刀風自蘋末而生則數十莖芙蕖競吐其芳翠漱碧漪於物魚躍拋書篋而推紗牕則山可以迎謝屐焉揮琅玕而釣瑠璃則水可以濯楚纓焉所謂芸牕假山曲池垂綸皆於斯乎在而園獲名亦於斯乎在夜深人靜有五絃音聞戶外者山水相和以

傳其響峨峨洋洋其惟要知音于一時邪將幽風二南原諸古邪抑南風薰解民慍有古乎古者邪誰得小人而測君子慮者公既撰十勝自樂而其六勝則既前出又有孤堆梅樹者乃在前苑春氣纔動瓊花先發想何郎于東閣慕佳人乎南國不勞驛使其勝可以坐致焉秋氣之戒人也有數十株楓樹夾馬埒而出牆外者紅葉之曝夕暉燦兮爛兮雖石家步障施之十里蜀地貝錦濯之清流亦不之過焉斯曰金埒楓樹祠林則棲菅神其樹森森幽寺則置金僊其閣峨峨翰音振天日之夕矣月出皎兮如神在焉

所謂幽寺暮鐘祠林明月併實十勝嗟乎境得人顯人得境樂賢者亦有斯樂邪不云三風十愆乎生乎峻宇彫牆下長乎靡曼妖冶中玩物喪志自古而然公則無一在斯聽政之餘蠖屈書室左圖右史以供其樂否則吟節遊屐從容斯園比諸奢侈淫佚自恣其性者何其君子也 公豈不曰知我者其惟山水邪峨洋而有知則安得不為 公容者朗月清風鼓瑟希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斯為記

虛室記

蒼乎如雲氣指上者天孛凝乎如鑄金滯下者地孛

為陰陽鬱蒸所熏灼姑蜉蝣于其間者人孛久矣我以虛假眩于眞實也今夫認蕉鹿于夢中而争之得失則誰謂不癡想焉病翳之人見物華于其睫而不敢徵之者知其為眼花矣古之人與固無一物為實有者(成唯識論云三界一心萬法唯識)精氣之宿心識也寓形有無遽遽然人已耳目以為之車鼻口以為之駟驅馳宇内無所底止王公貴人所因為樂貪夫污俗所因為利窮達貧富於斯乎爭毀譽存亡於斯乎盛擾擾焉囂囂然宴繫有徒(暗衍唯識中第八識者說來)我師乎我師乎蔑視山河而寓諸虛曠察人鳥而歸諸無胱既于生死

表而不敢累靈府焉（本于摩訶般若一切皆空義）般若阜有其徒處焉其室曰虚斯人也以天地為空華以古今為幻夢不以萬物礙其睫焉（楞嚴云三界如幻夢衆生如空華）若然者泰山峻天不敢蔕芥巨浸漫地不敢巾帶（重説唯識論萬法唯識）澹乎如浮萍相寓恥乎如交蘆相持（交蘆見于唯識）變眩乎無所端倪倏忽焉無所窮極若然者以虚為實以實為虚虚果實邪實果虚邪（漸露出天台中道義來）乎往徐徐乎來其於水以為靈臺路寢也人豈然乎哉若使天女眎之則其為之瑠璃亦不可知焉若使渴鬼眎之則其為之焰亦不可知焉（所謂一水四見喩）今夫

蒼乎者我呼之天凝乎者我呼之地山邪嶷嶷海邪莽莽升者羽沉者鱗叢然而滋者卉若木邪借磨刼圖之象固不遑以竭其影使巧暦計之數固不能以擧其概驟而言之虚邪誰敢信之若夫濕者歸之水溢者歸之火堅者歸之地動者歸之風節分區析其條幾何（所謂堅濕煖動萬物皆四大和合所生斯旨佛書極多）自阜隷陪臺身不傳一乙者誰不謂四支九竅百骸為我有者趨則趨止則止仰則仰俛則俛未幾誰皓之毛而踈之齒日銷月鑠曾無一骨節為遺者身且非有安遑其它藏山河於天地懸日月於今古謂之固矣然亦有時

而壞倶舍者論空門者也倶舍之言曰天地將壞先有劫火而熾萬物爲燼（倶舍世間品）實非實如斯當金仙説法靈山時也有一塔而湧出其摩天不知幾千尺其沒地亦不知幾千尺中有而出如廈屋如山岳如呑舟魚如垂天翼（大乘妙典法塔品所説）摩之室曾不充芥即容若三萬二千獅坐無所妨閡（出于維摩詰經）不但此已眞人纔現樂土則瓌偉麗特奪人耳目苟現牢獄邪叫喚苦楚寒人心膽若放其毫間光邪薩埵神祇之現其中者不知幾千萬瓔珞莊嚴有偉其貌忽而出颯而滅如逐影如搏風無非自虛空中來者虛非虛如

斯（斯皆出乎梵莢）故物無實于虛虛空或實無虛乎實山河歸虛非虛非實吾道存而在焉（此是實相中道天台止觀奧妙）過斯以往譚何容易有記虛室者舐筆立戸牖間出則山河林藪羅列其前入則闃無一物退而歎曰古之人與古之人與歸山河乎虛空湧虛空于山河今不知山河果爲虛邪虛或藏山河邪若然者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言而不言是老師般若也不言而言是空子般若也（老曇説六百軸而曰一字不説須菩提坐石上天女散花曰我聞不言之般若云）今爲之記爲言邪爲不言邪虛與實未可説焉則言與不言未可期焉無异乎吾其處言不言間焉（此亦離文字言）

句而有道存焉非可言非不可言奇奇妙妙全篇取文法于南華而明眞理者

觀漁亭記

矢玉浦居長最西則謂之蜻蜓洲尾衡亦不誣矣西之惟對與三韓隱見溟渤中己稍南則所謂玄瀨灘豐筑諸山歷歷而出一葦可渉葦岈有亭命曰觀漁卽請斯記者田子潛居焉蓋浦民數百家皆以漁釣爲生而子潛家邑大姓浦民所仰給衣食云嗚呼蚩戸漁丁群處而不爲之羶腥三墳五典以爲其樂使觀漁供一隱趣所謂爲子潛者不亦奇乎按圖亭東有峻嶂曰吐月月出東山上徘徊斗牛間宜如赤壁賦中所載者耶疎雨崎中其南亦虹銷雨霽落霞與孤鶩齊飛者何異滕王閣所觀焉鶩之洲鷗之渚點綴其前而最近門有小橋曰避暑焉月夕風露誰爲表宏其下抑謂觀魚耶矯天濤自韓對外澎湃乎來長風激之飛其沫不知幾千里呑舟魚振鰭其際騰躍而怒則烟徹天間而海水爲黑橫天網羃之冥濛中短戟飛利刄馳舳艫相接不知其數一擊下鼓尾吼則山岳振河海裂蟻慕蚊聚蹂躙相競屠而倒之血阜阜出雖乃觀轉附朝儛而放琅琊誰有斯樂若夫天晴海舒無一纖波爲動則臺笠短褐漁人網集

澄潭下髣髴杜詩所咏又聞之海中有古蓬莱砂石
與植物多非人間所見人或至之必既而去不使一
砂礫得掠是邪非邪徐福氏所索或類焉予潛學詩
于余簦蹻屢來劇談餘戯語之曰吁余安以暇日携
所謂任公竿數千尺者立予觀漁亭上西窺須渤數
千里外必有長鯨吐沫突起其前者我駕之脊而擊
汪瀾數千里豈不壯觀乎惟恐六鼇抃舞或上余竿
則所謂古蓬莱浮著失所使群仙憂播蕩者如之何
子潛笑曰蕞爾窮陬何假虛奬之甚然所學于子者
詩邪詩多取諸興象而其質不必拘焉雖乃僻邑苟
取興象則有可言者我其姑以記供詩邪斯爲記

觀濤亭記

濤之爲象有如提泰岳而投渤海者有如馳素車而
張白蓋者如鵬搏九萬而圖南運焉如龍駕黝雲而
驤蒼穹焉有類馬鬣者有似魚尾者摧瑠璃焉散氷
雪焉怒則上擊下律雷電轟而鼙鼓振霽則肅然舊
天地已古人有云似神而非者三潮居其一焉豈不
然乎長之西有鳴門浦者浦豪族眞野氏卜亭其岸
名觀濤實筑石龜南冥所題也客有請之記者余以
未目睹辭不可乃以圖視余亭面有雙嶼曰雙角鳴

外之所謂玄灘七十五灘者有焉又外之所謂釜山
浦者與雞林相接吾想自雞林東踰對嶋泱泱乎漭
漭乎穿雙角來者前所謂如泰岳邪如素車邪將如
鵬搏與龍驤邪其奇狀怪態果如何哉濤有雄武激
烈雖賁育難敵者當夫豐王征三韓舳艫數百里旌
旗蔽天或能敵其勢邪濤有神幻變化雖相如宋玉
吮毫而攷柔木虛竭思難及者誰能立其亭而寫之
象焉非吾所為無已乎請詩以言其概略乃作三章
其一云晴洲之西雞林之東玄灘之瀾汗其中誰貽
我匹練竟天者加以溟渤數千里風濆兮瀁兮戴山

嶽其穹隆匐兮隱兮轟雷霆兮其恟恟衝地軸殆欲
裂凌天闕高其冲颯如白馬離閑而逸翩如玉龍之
發其宮自雙角之逶迤軼鳴門無閡壅壯哉觀殆無
窮其二云海之廣斯簇鱗族大者吞舟小者盈掬振
鬐尾兮相追屬接鱗甲兮時顯伏浪熻爛兮曳羅縠
沫沸湧兮吐珠玉斯張巨網之蔽天者乃襲海錯之
盈谷者焉攙紛紜兮麗網目翩蹭蹬兮躍艫舳矢魚
之棠未必錄焉煮海之頓或圯其祿吁眞氏子有以
哉富潤其屋其三云有亭有亭在浦之洲東架長橋
之似虹霓西仰神宇之臨中流月升于斗南無見不

璐璧琳琅玉欄珠箔誰知其非海市與蜃樓願言游泳于彼中秋以吟以嘯以寫我憂

書

答洛陽村孟中陳情書

辱高諭縷縷數百言皆肝膈言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古人知己感今日可或爲足下誦之已蓋我家纍葉斯職者非朝夕所由來實邈矣當家翁在世時勵不肖以斯文又誠以其職動輒云我不欲汝由之爲大儒碩師其惟無隊其緒己我家素在藝陽屬洞春公宇下當公與大友氏有隙聖護王來嚴嶋解兩家難公命隷院籍于王門實永禄六年也元和中應徵本府乃來晉宇中有棟撓我有意身爲中興而修斯院勤勞數十年庶幾汝繼其志無隊其緒己不肖身體七尺爲斯一言禁錮不可奈何無幾家翁罹疾不肖承之其任殆三十年而跋渉亦三十回其爲勞固在斯而其與浪洛諸學士周旋以弘聞見亦在斯則不肖竊斯文一斑不實國恩所波及乎加之以數世勤勞亘二百年玉門加其院籍于先達二十八位之列羽流八萬莫出之右者而我藩亦以下大夫位待之不惟不肖加額欣戴不已歷世祖先

與家翁精爽可以伸眉地下國恩之厚何以加之猶
記先斯十數年紫陽横孟瑞迎余洛陽僑居淹留數
日國士待我且曰以子才樹文旗于東都則俸禄數
百口如俯拾芥已惜夫安丞盤卑而局蹐一方何其
執志之劣余笑曰蟹兒横行各安其分已嘡生斯土
食斯毛苟有所為則於其國已不得已奈父母國而
要大名亦非本色而況被國恩纏繞如不肖其人如
之何得有它争雖然蘇秦出周而帯印六國范雎去
魏而取相于秦珍禽奇獸皆遠其土而得其名英傑
士苟欲有為必離其郷而後其事可得而企者實如

足下所言苟以離郷為非邪夫子于七十二君亦為
背國邪英傑如足下亦實去國而大名始發是何不
可之有不肖亦或在家為仲季邪必負一笈東西南
北撰其地以謀其功已獨奈生為家冢嫡上之國恩
纏身下之家誡砭耳姑安其分亦知命一端已今不
肖著道服補縫掖鈌夙夜佝僂為郷里童蒙所嬲為
村夫子態固非以之為榮名亦非以之資餬口唯竭
犬馬力致涓埃效欲以報國家舊恩之萬一者已過
此以往或得其人而託學職身過知命則或請數年
暇徜徉五畿山水若與舊好如足下者梧勺相驩以

樂餘年不肖所期惟此已自今數年歳在酉親王大
事于攝箕面山所謂羽流八萬可或從事不肖輩實
其渠首也計其滯京亦必數十百日冀與足下剪燭
把若以語舊故此時爲然時維寒候千萬自玉寛政
丙辰暢月念辱弟周陽役觀敬白

藍泉集卷下終

跋

余昔為商賈與周防役興山相遇
肆中接一臂而失之興山既逝其
徒將刻其詩文請余跋焉余嘗以
為宋學往々陷人於理窟物子闢
之首唱經濟文章欲使人各得盡
其才蓋拯宋學之弊也故至其踐

履質實不與古聖人之道相叛者則物子固從事於斯而無復異議矣近世崇物學者徒逞才執而畧德行為學誇為放誕為執拗為跡弛其弊特甚於宋學矣余恒患之自始下帷於市教授子弟至今四十年未嘗不諄諄於此也今觀興山

贈龜生序議論反覆一符余意大有所匡救於物學之弊也余益憾不逮其生前數相周旋因題數言竊寓繾綣之意云爾嗚呼興山羽流之人余亦販夫之子尚欲負荷其師道如此而世之宿學老儒率多狂豪自喜者抑何以也

文化癸酉八月十日三島篠應道
書於浪華梅花屋時年七十七

先生詩文每積篋笥若數
十百巻四方士来欲或窺其富
者先生亦輙出示之以其玉石
相混魚魯多誤也余請之不
如掄一二於千百以應其需
今拒其請而失之豈可
乎或亦將已購諸它拾瓦礫而

歸ノ亦最不可先生欲藏拙之
愈揚之於策果如何哉先生
笑撰之在生右者三巻授余ゝ
請梓之先生曰已矣ゝ子惟知我
欲藏拙之爲揚ゝ而不知予補
過之爲播之余曰不猶愈並三寫
ゝ多烏焉馬者乎乃與館下

諸子略編次以命剞劂事識出
倉卒見者其恕諸

文化六年己巳三月

門人　野村登春謹撰

跋

藍泉先生沒今嗣甚其門人埜村
大年謀梓遺文使余董其事焉惟
余弱冠游學筑亀、翁之門、翁家語
余以藍泉先生云及東歸過周防
始得謁先〻生〻不以余鄙陋一見如

舊蓋去今二十餘年矣余來京師給事三條氏不復能如往時遠遊西往長崎而已乃先生歳脩法於大峰朝聖護王府留宿余家旬日時毎方盛暑跋涉千里亦良苦矣而先生爲

余授書講、不倦夜則篝燈吟哦不覺飛攱之交睫也余不得再見兒翁而得歳接先生已爲髮幸然擢以爲未能德也嘗以書徵患其從居下惟於輦下先生答書慇懃以不敢廢文祖遺業夫以先生之才之學

而仗一樹幟中原必有大可觀者
頑守舊業終身僻邑亦足以知其
爲温厚長者非世噉名者比矣然至
余輩焉忍使其泯然無聞乎剞劂之
不可以已也集既成堯翁及浪華
筱崎翁序跋今嗣又因余請三條右

府公之文晃之以棠題其文又跋
余着語焉余又何贅哉唯余於先生
辱二十餘年之舊誼不可不一言
故略叙其端緒附集後如此先生嘗
勸余学文章余不果就今爲此序
余未嘗不念筆而悔歎也

文化十一年歳在甲戌秋九月
十ヶ日左衛門權大尉源彥峻謹跋

周陽德府百世堂藏板

文化十三年丙子季秋發兌

京師　錢屋捴四郎

浪華　敦賀屋九兵衛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